

集部

文簡集卷四十一

明　孫承恩　撰

古像贊

盤古

厥初洪荒渾沌一氣爰有聖神莫究其自手斡日月劃開乾坤萬彚攸始拓我化原

伏羲

羲皇聖神開物成務畫卦造書文字之祖神明以通造化以宣萬世道統兹其發源

神農

嘗穀教民爰制農事爰有醫藥民鮮疵厲養生大端惟皇之仁澤流無窮與天地均

黄帝

帝生神靈卓冠首出爰制器用爰造律歴天地萬物範圍曲成混沌既分漸登文明

蒼頡

上古淳朴結繩以治有聖者作始立文字貫徹三才包括萬象通鬼神情泄天地藏

少皥

制治感瑞樂成大淵以和神人以通山川淳朴未漓去古未遠九黎雖頑莫損至德

顓頊

智踈以達德深而靜肅清神人民志以正稽天創歷定

時考元夏令式遵後聖善焉

帝嚳

惟德聰明知遠察微執中御世仁威並施其德嶷嶷其色郁郁式修厥身九有咸服

帝堯

配地博厚並天高明渾渾莫測蕩蕩難名百王之準羣聖之祖日月光華照徹九土

帝舜

大孝格天玄德配帝精一執中聖學攸始煥乎文章巍

巍成功千萬世下仰瞻無窮

大禹

聲律身度左繩右矩地平天成功在萬世治存典則道

叙龜疇稽首明明示我大猷

啓王

啓王令善厥作惟君伐叛飭治休於前人仁賢譽孚遐

邇承德會朝萬邦光昭簡冊

皋陶

盛德冠廷偉績邁世颺言賡歌陳謨贊治明刑弼教民用協中風動之休帝嘉汝功

后稷

洚水初息民猶阻饑粒食惟艱帝用是咨后稷勤民爰教樹藝克配彼天萬世之利

契

惟君作民克綏厥猷逸居禽獸聖心所憂爾契司徒敬

敷五教牖民天衷俗用熙皥

商湯

勇智天錫寛仁性成允執厥中勛華是承再闢天綱復立人紀盤銘之言聖學之軌

商高宗

高宗穆穆肇迹幽潛恭默思道精誠格天奮伐儹虐萬邦是若王靈濯濯湯孫不作

伊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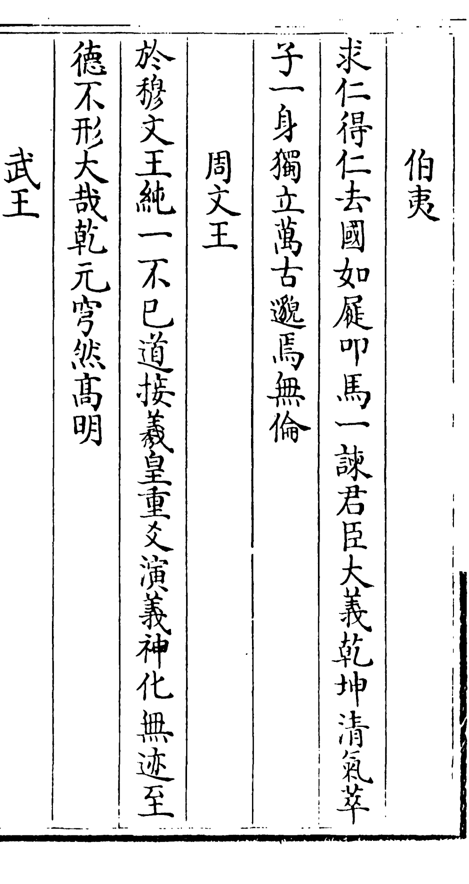
耕莘樂道升陑行義堂堂天民以覺斯世主善協一精義與辭百聖真傳庶其在兹

傅說

道成傅岩夢感帝賚啓沃數言學術之大輔德作聖媲美烈祖庶幾阿衡亦踵其武

泰伯

周室作興篤生聖嗣子不難讓默識天意去國之迹泯於無形可謂至德民無得稱



伯夷

求仁得仁去國如屣叩馬一諫君臣大義乾坤清氣萃于一身獨立萬古邈焉無倫

周文王

於穆文王純一不已道接羲皇重爻演義神化無迹至德不形大哉乾元穹然高明

武王

赫赫周武巍巍大君奉天伐罪訪道明倫聖闢其化皇

立其極於惟烝哉萬古承德

成王

緝熙聖學禮隆師臣外撫萬邦内和兆民坤闔乾開春生秋殺千古巍巍式仰鴻烈

康王

恪慎明德肅恭神人丕天明威勤咨老臣禮樂陶鎔民俗丕變唐虞太和千載復見

周公旦

穆穆元聖道光八頁九戬頌德重譯歸仁思兼勤施經制大備太平之業賚及萬世

召公奭

際時明良弼亮四世敬德之訓聖學斯契公旦夾輔翺翔兩驂甘棠遺愛百世不諼

太公望

尚父鷹揚實維王佐行義達道拯民水火輔德訓告厥有丹書義利之言萬世莫渝

管大夫 仲

假仁圖霸尊王斥戎民受其賜聖與其功治國長才卓有令聞四維之言可以爲訓

老子 聃

履柔制剛執虛御實窺測消長竊弄闔闢恍惚莫象變通無窮孔聖所嘆其猶如龍

子產

鄭國聽政賢者惟子辭令之善酬酢之智以禮治國諸

俟莫加君子道四聖人所嘉

吴季子札

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觀風列國無子精識讓國全義掛劍酬心懐哉高風無古無今

孔子

道具太極化行二氣統合羣聖叅贊天地删述垂憲日星炳明立我綱常萬世作程

天地非夫子曷緯曷經生民非夫子曷範曷程通天地

人爲三才主三才有終夫子之道乃巳

魯用夫子道亦小試天用夫子道濟萬世魯用非天天

用非魯卒老於行天意可覩

顔子

才優王佐德躋聖域既見卓爾亦幾無迹明哲天縱純

粹性成發孔之蘊後學式程

曾子

道悟一貫功密三省大學一書聖學要領篤實之資弘

敎之德易簀數言可驗學力

子游

所長擅科知本之學我思其人簡易宏廓禮樂爲政絃歌成音學道之論實契聖心

伍大夫員

盡孝雪耻竭忠死譖忠孝之心子則無恨忍小就大功立名成古烈丈夫史遷實評

子思

學本心傳道原性命唐虞授受父師講論三十三篇廣大精深繼往開來非予孰任

孟子

聖遠道塞異端並興巖巖子輿三聖是承命世大才平治之具用寧齊安三代可致

莊子 周

其心廓廓其氣浩浩萬古瞬息八荒堂奥獸薄仁義狎侮孔周曲說之雄異端之尤

屈大夫

薰蕕殊器涇渭異途以子潔修豈容羣汚義合有權子弗忍懟此志皎然爭光日月

漢高祖

皇矣高祖天錫神武一劍興戎光登九五坦乎其真廓乎其容包括英豪範圍之中

項王 羽

勇力拔山猛氣葢世經營大業謂可力致倍義賊弑攻

畧肆屠滅德者凶天亡匪誣

漢文帝

穆穆太宗躬修玄默撫世以柔化民以德其俗肫肫其功泯泯三代之後孰如帝仁

漢景帝

帝也維賢克遵先志謙恭儉朴恪守無替輕刑薄稅民俗阜康比隆成周漢道以昌

漢武帝

盛氣當陽雄才御世嘉樂唐虞狹小漢制振舉百度征伐四裔煁煁明明怭我王治

漢宣帝

中宗强明勵精圖治布德振威柔遠能邇皇靈赫奕呼韓來庭配商高宗漢道復興

蕭酇侯何

佐時興王根本重任式贊治平畫一之政謙謙其退翼翼其恭一代元臣高朗令終

張留侯良

報韓徇義輔漢乘時誅秦蹷項從容指揮功成身退顧追赤松大雅卓識令名無窮

韓淮陰侯信

定伯雄圖登壇數辭用兵制勝霆擊風馳成功既高執義亦固忘期赤松英雄悔悟

曹靜侯參

少而才能豪吏健將晚而謙恭醇德雅量清淨為治刻

深匪名配蕭並賢百世爾稱

董江都 仲舒

秦火初熄典籍尚湮子也傑出倡始斯文獨抱麟經潛心大義天人三策治道攸寓

東方朔

傲忽玩世浮沉隨時不清不和匪惠匪夷滑稽自賢俳優是視諷諫時盍吾差有取

司馬遷

博極羣書綜統千古豪氣孤騫濶視無伍發爲文章淩
高厲空一代奇才史學之宗

霍博陸侯光

子孟忠實顧命是承光輔幼帝贊治太平屹然如山不
震不側廢昏立明功著漢室

揚子雲

揚子好學研精覃思法言僻澁太玄深奇著述良勤擬
聖則繆美新何爲名節斯疚

漢光武

白水龍興光膺寶歷日月重明乾坤再闢慎德勤政身致太平巍巍成功匹休西京

漢明帝

於惟顯宗亦世其烈憲章慎守幽枉必雪崇儒養老文教聿興增光前人漢道允升

漢章帝

肅宗愷悌長者之風政獸苛刻論從雍雍綜緝藝文服

膺帝道厚澤深仁簡册有耀

嚴子陵光

名節丘山軒冕塵𡎺懐仁負義緼畜亦大漢室九鼎桐江一絲凛然清風悠悠我思

鄧高密侯禹

杖策從君際時風雲少年秉鉞克樹大勛將畧既優內行亦備名高雲臺光輔漢治

馬伏波援

君擇臣使臣擇主從舍彼虺蝮來依真龍西伐南征老志愈烈銅柱高標人仰英傑

郭有道泰

貞不絶俗隱不違親言論風旨賢愚傾心和不辱身奚不降志我惟其人夷惠之似

徐孺子稺

徐子高士居貧食力貞介葢固明哲允迪君子道喪羣邪煽凶我懷其人冥冥飛鴻

蔡中郎邕

孝行純備經學邃深曠世逸才博物洽聞箴規時政忠讜懇惻晚節依違賢者之惜

漢昭烈帝

賢矣昭烈寛厚弘毅崎嶇立國仗信履義推誠任賢肝膽孚契顧命數詞可訓後世

諸葛武侯亮

文武長才出處大義俊偉光明掀揭天地伊呂作配管

晏匪倫三代之後惟公一人

關壽亭侯羽

勇若一國敵號萬人義氣忠肝貫日凌雲英威所加華夏震仰百世欽崇神留天壤

張翼德飛

姿貌瓌奇才具粗猛神矛颷發萬衆獨騁委質授命死生靡他國士之風百世爾誇

魏太祖

老瞞奸雄才具明畧威加海宇力振山岳魏業已固漢
鼎潛移比迹文王吾將誰欺

鍾太傅 繇

元常偉才開達理幹委身魏朝裨益廟筭拳拳肉刑復
古之規紛紛之言迄無所歸

司馬宣王 懿

仲達足智用兵獨優殄淵擒達筭無遺謀仁勝不仁遇
亮則靡巾幗之受英雄之耻

吳大帝

仲謀强明委任才智聽言能斷業乃鼎峙倍義負漢屈身事曹傳世四君霸圖亦消

周公瑾 瑜

矯矯公瑾實吳良臣雄姿英發籌策邁倫老瞞長驅志無江表一戰蹙之功莫與紹

晉武帝

帝資弘裕明達好謀纂述先志混一九州禮優三恪忠

厚之道貽謀弗臧識者所少

晉元帝

晉失中土元起江東皇天眷德羣賢效忠冲虚性成恭德純至雄武未優中興猶愧

王司徒導

江左夷吾忠實體國雲雷方屯急賢輔翼建學明教宏議遠識約已夷淡人服清德

謝文靖公安

謝子賢輔沉敏有文和靖御物從容解紛逸志高情日短途促召逮悲思西州慟哭

王右軍 羲之

風節雅尚清真自如超出風氣規切浮虛憂國忠誠識治通達翰墨風流秖見其末

陶彭澤 淵明

淵明氣象五斗弗屑三徑藝菊相看晚節朝市非故門庭依然千古高風我懷其賢

謝康樂 靈運

山水性僻繩墨靡拘高才傲物謀身則疎彭澤天然子亦洵美聲詩並休靜躁殊矣

宋武帝

徒步仗劍蕩殘除凶沉毅才畧一時之雄震主功高終膺寶歷清儉嚴正可謂君德

宋文帝

恭儉德純元嘉政美守法不苛容物無弛内清外宴文

教亦舉謀泄房帷禍成商豎

檀永興公 道濟

永興桓桓將才汝嘉勇見決戰智徵量沙作帝股肱爲國藩屏自戕謂何隣敵之慶

魏高祖

睿性夙成君德純備外揚武功内飭文治禮樂脩舉民物阜豐蔚然可觀太平之風

齊武帝

宋既訖符齊乃受歷簡靜爲治寬大御物崇儉屏奢澄流塞源金土同價斯言未然

梁武帝

著述浩穰齊魯宿儒性行簡儉山澤之臞梵典徒勤帝紀不立反噬彎弧皇圖遂訖

昭明太子蕭統

睿資天啓令德夙聞恭儉自居仁柔愛人纂輯辭章博涉典籍潛文梵教兹其蔽惑

程忠壯公 靈銑

侯氏亂梁江左荼毒惟忠壯公保障南服執我脅誘我斬以徇大義茂功百世猶信

陳武帝

英資傑氣勝筭雄圖蕩除凶殘如拉朽枯政從寛仁志尚節儉功名之盛江左之冠

周高祖

率履勤儉操執紀綱雄圖遠畧匹休前王鞭笞四夷混

一區宇有志未酬英雄已矣

隋文帝

勤儉興邦法律御世功就混一俗幾康乂猜刻習勝奪宗計行釀成厲階王祚遂傾

文中子王通

進欲爲周上策君門退欲爲孔著書河汾踈爽通達志向亦偉格言良多稱隱君子

韓新義公擒虎

韓公虎臣猛氣橫鶩徂征江南疾捲徑渡執彼國君若縛狐兔爲時干城恢我王祚

唐高祖

真人天生隱見隨時忽而泥蟠忽而雲飛掃滌隋昏光啓唐祚禮賢納諫大君之度

唐太宗

顯允太宗聰明英武龍奮晉陽雨澤九土安夏攘夷雪恥酬古文德武功卓冠無伍

武后

力乘陽剛才濟陰慝運用四海驅使百辟今古大變宇宙窮兇虐焰一時穢名無窮

唐玄宗

廓清内難光踐天位推誠任賢勵精圖治四海寧謐兆民阜成開元之政百世猶存

唐德宗

疇咨惟勤志意亦鋭斤斤其明彊倖自遂忌刻於始姑

息於終奠源在茲多言何庸

唐憲宗

志感時艱治慕祖烈好謀惟明成功惟決强梗効順紀綱遂張允欻允臧中興煌煌

唐武宗

君得臣興臣得君行君臣道合事乃有成裕既賢弼帝亦英主會昌之功卓然可紀

唐宣宗

法無偏頗志尚勤儉惜賞慎官好賢納諫我思大中亦
汔小康忌刻害治卒以弗昌

長孫趙公 無忌

決謀輔主定策立儲武事非長忠恕有餘輔治永徽人
多汝績孽后肆屠天下共惜

房梁公 玄齡

梁公善謀神機朗徹推轂羣材翊賛大業端委宅揆寅
亮天工定制作則一代元功

杜蔡公 如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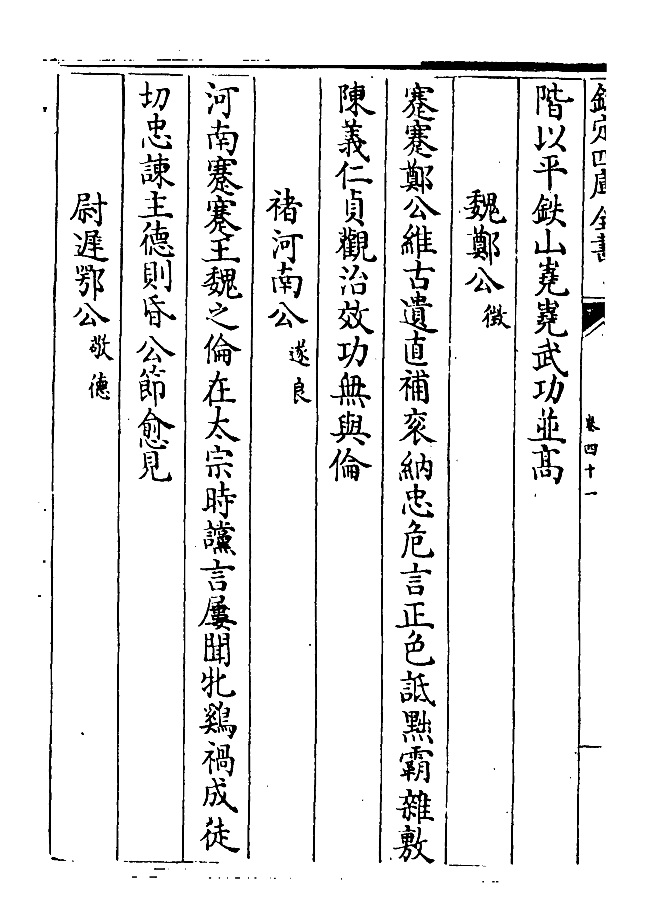
蔡公睿姿明決果斷輔相真主戡定禍亂相資共濟協恭和衷治登太平令名無窮

李英公 勣

矯矯英公為時良將料敵制變敵莫與抗蕩定海宇實多武功孽后禍基乃曆臣忠

李衛公 靖

於惟衛公雄武沉毅掌帝九伐掃蕩氛翳氛翳既清泰



階以平鈇山嶤嶤武功並高

魏鄭公 徵

蹇蹇鄭公維古遺直補袞納忠危言正色詆黜霸雜敷陳義仁貞觀治效功無與倫

褚河南公 遂良

河南蹇蹇王魏之倫在太宗時讜言屢聞牝鷄禍成徒切忠諫主德則昏公節愈見

尉遲鄂公 敬德

烈烈猛氣糾糾雄力崩圍摧陣前無堅敵剛毅木訥庶幾其人於古孰似絳灌之倫

虞永興公 世南

識綜羣儒博冠當代考究典章熙帝之載乃緝禮樂乃開辟雍文教肆行維公之功

狄梁公 仁傑

妖后亂唐王祚欲絶批龍扼虎幾蹈禍烈撥亂反正捧日再昇社稷之功孰能與爭

姚梁公 崇

於惟姚公才實經濟遇主乘時應變成治約束官職修舉章程四海以安一人仰成

宋文貞公 璟

抗顏僞武合志開元挺挺諤諤切論危言清介之守剛正之氣卓哉相業吁其難繼

元魯山 德秀

元子大雅制行純篤孝友配古清介絶俗渾朴外著英

華內韜人披肩宇鄙吝自消

張曲江公 九齡

立朝謇諤大臣之節制作爾雅詞林之傑識達治本逆覩胡孽一代賢輔式慕風烈

郭汾陽王 子儀

尚父功高再造唐室力掃妖氛忠貫白日完名全節福祿永終人臣師表流芳無窮

李臨淮王 光弼

氣蓋三軍威攝羣將法令嚴明莫我或抗納諫勵士麾旗破敵中興之功令名有赫

顏魯公 真卿

烏合抗胡白首陷賊秉執節義甘蹈鼎鑊坐斥降奴視若螘虱勁氣孤忠嚴霜烈日

張睢陽 巡

百鍊剛心千鎚義骨應變出奇風雲倏忽手障長淮氣呑逆胡天道人倫百世不誣

賀季真 知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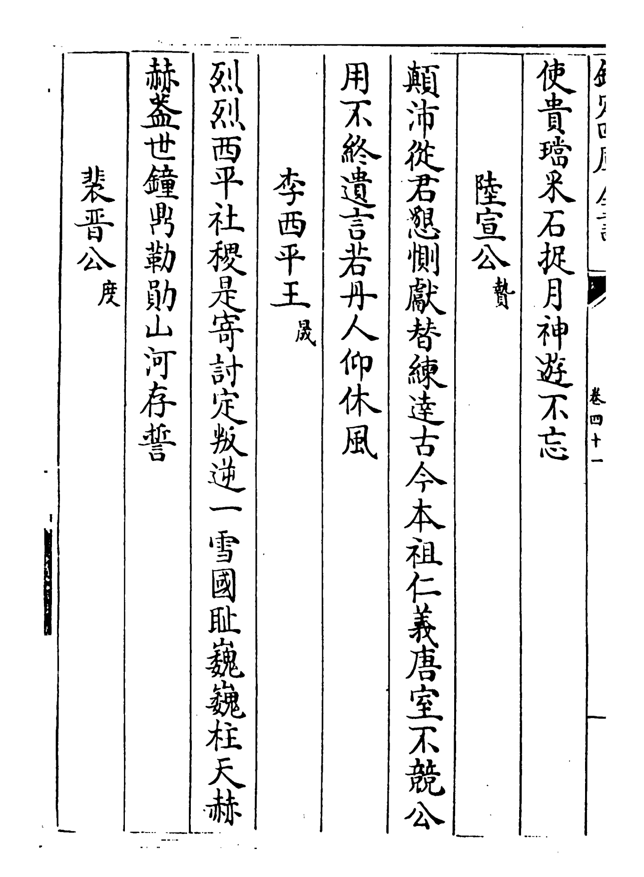
季真何如性行夷曠士欽風韻帝許高尚黄老寄迹麯糵逃真鏡湖一曲流風至今

杜工部 子美

詩聖惟甫崇雅鎮浮力敵元化手過頽流宗社隱憂稷契素志一時旅人令名百世

李翰林 太白

天才踔發逸氣横出龍驤鵬摶不可控執友視萬乘奴



使貴璫采石捉月神遊不忘

陸宣公 贄

顛沛從君懇惻獻替練達古今本祖仁義唐室不競公用不終遺言若丹人仰休風

李西平王 晟

烈烈西平社稷是寄討定叛逆一雪國耻巍巍柱天赫赫葢世鐘胄勒勛山河存誓

裴晉公 度

功在王室名聞外夷柱石三朝係時安危晩節優游大雅明哲全德始終永仰風烈

韓文公 愈

道喪文衰子克振起排斥老佛發揮洙泗并包百家源委六經北斗泰山百世爾承

柳柳州 宗元

才氣頴敏莫邪干將制作彪炳凌躒班揚銳進速成爰致玷缺文揚擅宗令名不沒

孟東野郊

雕肝鏤心苦吟洩索句聯韓豪才配白敵詩非窮人惟窮乃工風雅百篇將無是同

賈浪仙島

冥思犯尹奪冊忤君寄興清苦刋落華紛人亦有言士附青雲識拔昌黎子乃有聞

白少傅居易

早登王朝忠讜屢聞再逐江州與時浮沉雞林聲價香

山蹤跡寵利淡然可謂達識

柳河東 公權

經術名世翰墨絶人筆諫之言有至理存服浣弗賀納嬖諫止諍臣之風王魏其侶

李衛公 德裕

風采峻凝經濟自任威懾强藩王靈再振議論侃侃忠勤孜孜克伐必行賢者之疵

周世宗

世宗英明志存混一服強以力懷弱以德武功既振文治亦修宏規大度邈焉寡儔

宋太祖

宋祖龍興仁厚建國篤尊聖道式著君德慎獄恤民懲奢塞源身端化本大哉王言

宋太宗

顯允太宗重光御世修德弭灾仁民圖治節重山林功畀宦寺太平之政蔚然可紀

穆穆仁宗實惟盛德奉身清約議論惻惻學勤講筵治法無逸昭陵之思百世一日

宋仁宗

宋祚中否高宗再興五馬兆祥七廟妥靈志勵勾踐才謝光武恢復成虛遺恨千古

宋高宗

性資英明治行勤勵恢復拳拳可質天地治民振武敬

宋孝宗

天仁民事機屢乖志卒弗伸

宋寧宗

始政清明登用儒碩繼體守文兢業靡失内斥正學外挑强隣權奸何誅彼哉曷君

宋理宗

允矣賢德儼然儒紳表章正學崇重闗閩虛名獨存實踐未有儒效不白匪道之咎

宋度宗

度宗紹圖國事日去奸邪肆行忠義屏氣忘情軍國恣
樂宮闈天亡由人已矣曷悲

趙韓王普

天眷有宋公實佐命輔相兩朝四海底定强敏以斷沉
毅以剛顯允有聞式重廟堂

曹武惠王彬

懿美濟陽仁厚慎敬總師專征武畧亦競義殺不妄秋
毫不私一代元戎忠貞無疵

呂文穆公 蒙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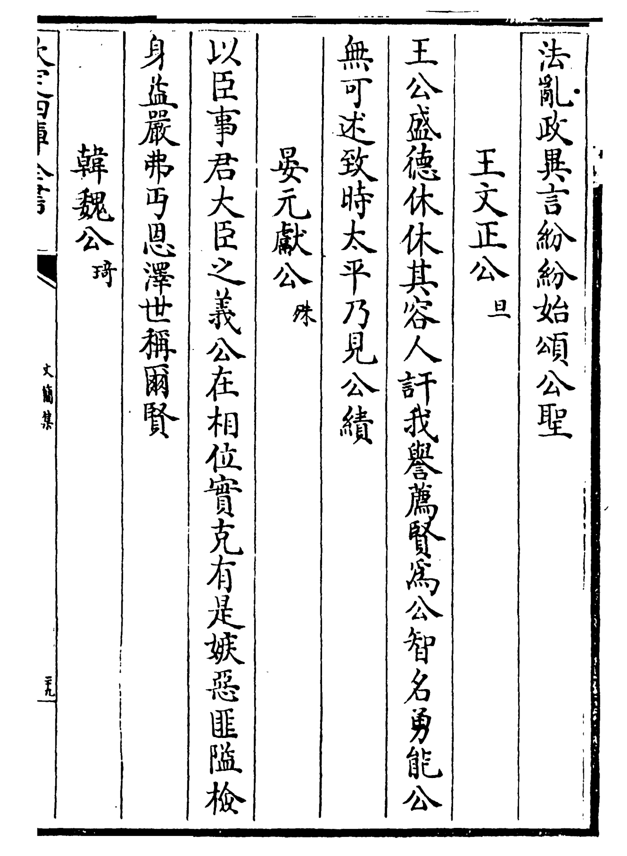
太宗重光文穆柄政悃悃其厚侃侃其正孰侮孰詆我嘿我容休休其中大臣之風

寇忠愍公 準

立朝侃侃直道靡顧致身鼎鉉秉節清素手扶日轂不震不淩社稷之功莫能與京

李文靖公 沆

和靖鎮俗憂勤勵君體國寥寥孰知公心天書矯誣新



法亂政異言紛紛始頌公聖

王文正公 旦

王公盛德休休其容人許我譽薦賢爲公智名勇能公無可述致時太平乃見公績

晏元獻公 殊

以臣事君大臣之義公在相位實克有是嫉惡匪隘檢身益嚴弗丏恩澤世稱爾賢

韓魏公 琦

魏公間氣崇志雅量乘時奮庸出將入相表儀朝著正笏垂紳光輔三帝社稷之臣

范文正公 希文

德行純備貞金粹玉風節峻厲霜松雪竹先憂後樂思濟斯民一代賢相前後絶倫

富鄭公 弼

志節皎皎忠勤劬劬國有憲章恪遵弗渝奬善若培去惡如莠大臣之事君子之守

文潞公彥博

休休元臣堂堂大耄端雅靜重鎮壓浮躁危疑定策社稷之功天下異人夷使改容

歐陽文忠公修

勛業聞望韓范並馳古文奧學匹休昌黎後三代醇粹五季陋一代宗工孰居其右

胡直講翼之

經術名家旁通樂律蘇湖之教造士有術束以條格率

以躬行百世一時尚懐典刑

包孝肅公拯

面目稜稜剛氣烈烈勢力包苴莫我敢欲嚴肅者政苛刻匪心非漢法吏乃古直臣

蔡端明襄

吏事嚴明綽有異政辭翰精美傳播夷境矯命非抗風節在兹進茶效忠賢者之疵

劉集賢敞

天祿石渠野史稗官博學洽聞莫與子班忠信而恭方大以直庻幾其全後學之式

徐節孝 仲車

孝不為名㢘不矯世吾盡吾心吾安吾義晚膺薦書樂育多士訓告數辭聽者興起

張忠定公 乖厓

剛氣自負竒節自喜中庸或乖頑懦愧死正論難合直道不容一代名臣孰能置公

李旴江　泰伯

才質俊辨制作明潔考定明堂博采衆說周禮有論平土有書疑孟何爲見斥後儒

程大中　珦

其心悃悃其行慥慥老成典刑克愼家教鍾和毓粹篤生二賢尋源究本後世式瞻

周元公　濂溪

天不喪道乃生哲人建圖著書發揮道眞德容清和襟

度朗徹儼如見之光風霽月

程淳公 明道

睿質天成充養完粹和風慶雲盈溢宇内神悟默識道體洞然孰其似之我懷子淵

程正公 伊川

氣質剛方文理密察造詣精深體用畢達任道之重衛道之嚴孟氏似之泰山巖巖

邵康節 堯夫

學探造化窮高極微德安以成清和坦夷安樂窩中包宙括宇擊壤千篇詩家異趣

張明公 横渠

張子嚴毅德成以禮實踐躬行精思妙契東西二銘醇乎其醇井田爲治惜志不伸

司馬文正公 君實

熙寧諫諍忠讜切深元祐相業旋乾轉坤行成無僞學幾不雜一德醇儒百年清節

呂正獻公 公著

政尚寛厚性秉純實時維司馬同心一德元祐並相力挽化機趙祀三百培植在玆

曾文定公 鞏

文宗漢秦學探理致開源濂洛祖述洙泗經術為治可據而施漢有劉向子其庶幾

蘇文忠公 東坡

偉氣雄才大節孤忠立朝非達居夷匪窮傲睨千古揮

斥八極儉人鄙夫仰公褫魄

黄文節公山谷

孝友天性文學夙成詩擅名家匹休少陵礪節困窮忘情富貴黨錮諸賢公實無愧

吕滎陽公希哲

博師羣儒刻意踐履恬素自安志薄進取習静雖學死心病仁一蹴造聖或誤後人

米南宮元章

辭章絕俗翰墨入神逸氣狂才不受狎馴我思人言於子則似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楊文靖公 龜山

晚年立雪早坐春風天理人欲蟬蛻氷融純粹和平朴實簡易出處之跡下惠或似

李忠定公 綱

一用靖康鎮遏披猖再用紹興方成朝廷籌策未終斥逐隨繼跡草具在讀之出涕

岳武穆王 飛

性本忠義神授勇力正氣弗阿克勝無敵赤手障瀾揮戈回日討成偃月此恨何極

朱韋齋 松

早力文詞方駕韓歐晚窺聖學宗師程周知言之微知德之輿成子大儒克任斯道

李延平 愿中

早歲豪邁中更純粹造詣旣深涵養亦至氷壺秋月表

裹瑩然考亭雅範濂洛正傳

朱文公 晦菴

道純德備理明義精具聖人體集諸儒成秋肅春溫海涵嶽峙斯文楨幹後學儀矩

張宣公 南軒

穎悟夙成大本先立識見粹純踐履篤實明體適用志意偉然義利之辨式示大閑

呂成公 東萊

氣備中和心涵古今克治之勇涵養之派宗程翼朱共相斯道中原文獻惟子是紹

陸文安公 象山

學探本原先立大體作聖功夫直捷簡易高明自得滅裂則誣聖道大中豈容殊途

陳文毅公 亮

經濟大志恢復雄圖慷慨談兵氣激懦夫道兼王霸論雜義利要之聖門異乎不異

黃文肅公 勉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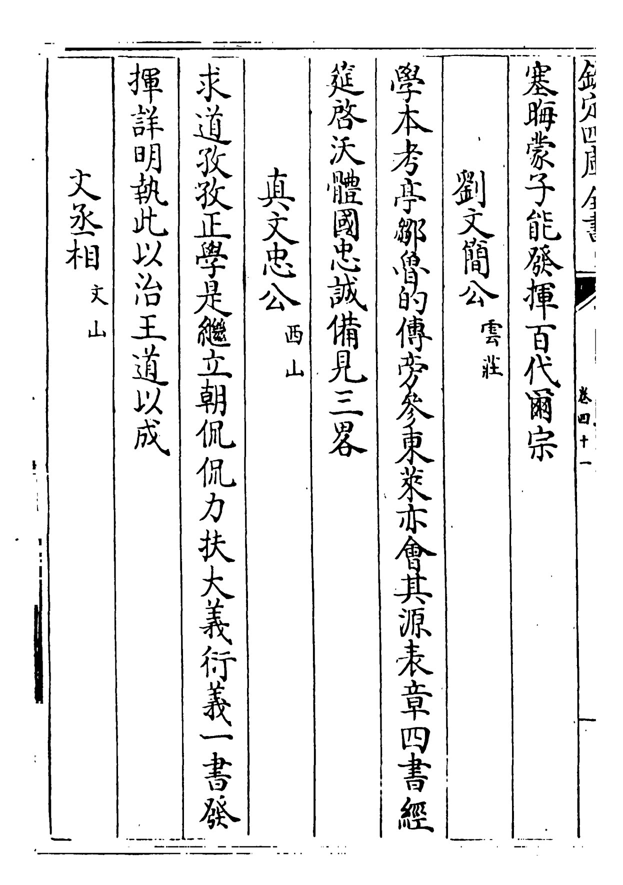
早承師訓體認佩服明睿端莊造詣純篤昌明光大不迷真傳訂正三禮後學賴焉

蔡文節公 西山

精識博聞英氣偉才一時師門邈焉寡儔禮樂象數性命道德考訂發揮俟聖不惑

蔡九峯 沉

帝王治道典冊具布秦人毀裂漢儒訓詁微辭奥義湮



塞晦蒙子能發揮百代爾宗

劉文簡公 雲莊

學本考亭鄒魯的傳旁參東萊亦會其源表章四書經筵啓沃體國忠誠備見三畧

真文忠公 西山

求道孜孜正學是繼立朝侃侃力扶大義行義一書發揮詳明執此以治王道以成

文丞相 文山

烈烈文山忠節張勁身荷綱常還報列聖正氣不亡百世猶昨山川峙流風霆磅礴

謝疊山 君直

蚤歲英邁議論激發晚遭崎嶇不失臣節飽忠飫義我腹匪枵充然而歸文山並高

饒雙峯 仲元

道發紫陽瑩徹具足子也成學篤志佩服尊德道問益精以詳離同合異將無贅庬

元世祖

雄武以斷聰明而仁扶輿間氣篤生此人驅策賢豪振揚武烈繼統中華式欽大業

耶律文正王 楚材

用夏變夷輔仁勝殺彌縫化工洗濯日月創立帝制底綏民生仁者之功孰能與京

臨淮王 伯顔

臨淮桓桓嚴凝若神百萬貔貅御如一人討定江南混

一九土武功洸洸永截盟府

劉文正公 秉忠

脫迹空門致身台鉉大計密謀忠勤不倦灤京崇崇王氣所鍾定鼎宅中乃公之功

許文正公 魯齋

尊聞行知潛心聖道豈惟堂基已及閫奥司馬篤實伯子粹純考亭之後見予一人

程文憲公 雪樓

貞柔不失大雅有容昭回制作文飾帝躬敦凝厚龐像

或其侶望之儼然可媿薄鄙

姚文獻公　樞

立志卓越倡道蘇門上泝鄒魯下探閩閣蹇諤在朝立

綱陳紀身尊道行莫窺其際

廉文正公　希憲

廟堂陳謨方面專制淵淵嘉猷烈烈正氣軻訓義利孔

戒孝忠一世人豪嗚呼廉公

劉文靖公 靜軒

宅心高明立志堅勇擇義既精任道亦重泥塗軒冕寤寐聖賢威鳳九霄其飛翩翩

吳文正公 澄

少而英邁晚就平實潛心六經殫力著述道明業廣德盛禮恭北許南吳並稱儒宗

趙文敏公 松雪

前代王孫異時翰學粹質令儀高吟大作繪事擬聖墨

妙入神文采風流照映後人

許文懿公謙

山川蘊靈哲人繼出子承三賢亦克紹述沿流泝源直窺崑崙紫陽之道得子益尊

虞文靖公集

甦凝旦人淹貫博學探求本原馳騁制作經綸之妙寓於文辭弗盡厥用後世惜之

文簡集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簡集卷四十二至四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修撰臣戴衢亨

謄録監生臣王　翰

文簡集卷四十二

明 孫承恩 撰

贊

宣聖四配十哲暨諸先儒

乾坤儲精海岳效靈前聖後賢應期乃生面授心傳遠

宗近述於皇大猷萬古一日

文

太極渾渾統宗會元四時運行化功以宣散為五緯布為五氣海岳崇深乾坤奠麗植立人極翊賛文明紛此萬有孰外生成乃貌斯圖儼然德容一瓣心香早夜敬恭前千萬年後千萬世日月在天江河行地

韓魏公像賛

天眷有宋河嶽降靈猗歟魏公為國之楨偉志長才崇節大志遭時風雲光輔三帝出典兵政坐鎮西戎入相天子廟堂雍容定策危疑風雷呼吸手扶日月不震不

慄雨濡霜肅地負海涵允矣間氣莫能與肩忠勤如亮重厚如勃衍公表儀垂紳正笏穆穆嶷嶷巍巍堂堂何以瞻之公像在堂

范文正公像贊

三代之英間世之賢孝友根於天性忠義出於自然襟量澄湖瀚海心事白日青天直道而行斥權相而不忌自負之重任天下而靡嫌匪德之優亦才之全相業宜與阿衡乎接武方畧合與南仲乎並肩巍巍堂堂是敬

是瞻九泉可作我當執鞭

魁星賛

姑射之墟有星煌煌西方之精英靈之祥有赫其威有彪其武奮烈莫前而敢予侮相祐科第翊賛文明敬瞻肅將於昭炳靈惟正惟公用執厥柄勉旃爾人上帝有命

沈東老園景小像賛

碧山兮當軒清溪兮遶門蕭灑兮松筠草堂静兮無塵

若有人兮綸巾澹幽居兮葆真謝軒冕兮藐浮雲其知老氏止足之戒而繼兩疏之清芬者歟

顧文僖東江先生像贊

慥慥乎其篤實翼翼乎其謙恭尺步繩趨恐蹈足過愆之地朝儆夕愓思攝心規矩之中未嘗為道學之空談而兢兢乎守程朱之訓不徒侈經濟之高論而切切乎念生民之瘝痌不以博學自負而不減虞秘書劉集賢之富不以静退自高而每懷鄭子真龎德公之風恥露

才以揚已惟遯志以飭躬此公為人之大約如此至其制作高妙詞林擅雄詩如杜少陵之沉着文如歐六一之舂融世方仰其大有為何事理之悖常致名位之弗終小人悲德澤之弗被學者惜儀刑之無從然百世以下孰得以致用弗極而繆品藻之公也

一齋吳先生贊

渺然其軀浩然其中侃侃勁節矯矯直躬後進苦其言厲而不知不屑之教輩行惡其直訐而不知納善之中

不爲婀娜之春葩凛乎氷雪之喬松不營營於富貴不戚戚於窮通當其豪飲興發批掌謔笑哂時俗藐王公雖若矯枉過正而不失爲一時之雄此後人所以仰誠心而景高風也

張陽峯閣老像贊

衡嶽之精江漢之靈百年間氣哲人乃生昔也文定揚休樹芳今也我公後先頡頏早歴清華晩登宻勿忠勤懇至爲一人之倚毗風範端凝作百僚之表率問學闡

程朱之輿制作紹韓歐之宗純粹無疵昭回有容玉振金聲龍翔虎變摩肩李杜抗顔羲獻若夫和厚坦夷者拂逆莫攖其心博大淵深者事變靡汩其志誠所謂鉅德偉人大雅君子雖其性質之固然實惟江山之攸自彼呫呫小夫又何足以計其崇高而量其涯涘也

許松皐像贊

山斗之望金玉之德間氣生賢河嶽動色表儀昭著四海維均論道弘化以贊一人禮尊益恭學老彌篤天錫

遐齡永受百福

葉母還金贊

予往歲聞中翰葉子柳亭母還金事而心賢之頃柳亭示予以諸搢紳題志陳義甚悉柳亭復欲得予一言乃拾緒餘作贊曰

維古有言貪夫殉利攫金市門利重身易道有遺金曰天我私視為當然攘之不疑卓哉孺人懿德達識横寳墮前志士心惕稚子寡知此亟何為念彼遺者惻然以

悲亟與物色全璧以還各不失寶我心乃安當其還時懼若已垢推是一念萬鍾何有我思古人母也庶幾仁如劉留臺自甘其貧而還人貲介如樂羊婦捐金若土掩鼜弗取古稱善教孟母其至豈惟三遷以信詔子賢如孺人不亦備哉

杜原吉像贊

予髫年隨先君宦遊南都與江右杜原吉甫同筆硯既散去幾三十年不聞消息予既忝

入詞林嘉靖壬午歲以使事過其鄉則原吉方有聲庠序顧予舟中樂飲而别又二十年其子四夷館通事京持原吉書謁予都城之寓且出其小像屬予綴一言於首念之悵然乃為賛曰

此吾友杜子原吉之像也予少而與之遊見其穎敏早慧積學能文踔厲迅發若將攀日月而乘風雲也既而胥會於久别見其談說理亂較量古今慷慨激烈若將

運當世而樹功勛也乃今而獲覩其像焉則見其霜髯素領野服綸巾蕭疎簡淡若將侶猿鶴而友松筠也惜夫其才之弗獲一售志之弗獲一伸而遂使困於膠庠之中老為丘壑之民其命也哉其命也哉

董大理中岡像贊

此大廷尉中岡先生董公像也昔在武廟時璫瑾怙寵縱恣脅制朝紳多所抑舉洎瑾之敗也言者追論當時于是士大夫多被汚衊

而亦波及於公而不原公嘗被瑾之毒也顧
以資望所及槩謂之驟則過矣公歸卒之二
十四年子太學生宜陽始樹碑墓道而乞文
於太保玉峯先生朱恭靖公又七年為嘉靖
丁巳宜陽奉此像并碑文示予玉峯之文典
實鑿鑿有據於是公出處大節始獲昭雪矣
宜陽復欲得予一言念董與孫世姻也公又
嘗受業於先大夫之門誼不得辭乃為述贊

曰

容端肅而粹温貌儼雅而有文美目秀眉方頥渥唇紿
簪纓而奮甲科聯棠棣而陟青雲治河而有成績明刑
而無寃民司天憲而飭飭叅大僚而誾誾危顔正色秉
笏垂紳謂遇主而大行中遭讒而隐淪怡情於詞林藝
圃放懷於山顛水濵在公其亦何憾庶㮾貞而頥神留
有用而不盡付餘慶於後人乃若公之去位禍我者顧
謂德我抑我者謂為我恩是非失實薫蕕不分天下事

莫不皆然不有君子一言論定後之來者又何從而得其真也

愚得居士像贊

慎則能審約斯寡慾老成之見媿常情之浮薄靜默之操謝世俗之囂喧守前人之成業誦古聖之格言其於事理之宜亦既曲而中而猶自謂曰愚則其虛而謙藐祿仕而若遺姑優游以歷年不欲矯暴於人無乃自樂其天黄生筆精寫之儼然巾服古雅風神飄翩稱其為

鄉之善士而堪置之泉石之間也

朱採芝像贊

朱原伯示予以厥祖採芝翁像與吳文定公所作墓誌讀之得其為人乃為述贊曰

少嘗問學老敦行誼禮加於郡邑名重乎閭里孔之所謂逸民孟之所謂善士至其篤友愛於其兄嬰禍難而幾死鬼神白其深冤搢紳傳其高義則又宜入編史者卓行之例也

朱東溪像賛

此東溪朱先生小像也先生自少負大志嘗以貢魁多士復言時事者八傳誦人口弗究於用而卒先大夫雪岑公於先生雅厚某早歳以通家辱教愛瞻像興思乃述賛曰

才足有為志在用世古行輿學剛操義氣（先生别號鉄愚）大廷首貢萬言畢陳天子動色搢紳聳聞藏器歸來卒老東海斯人之恫識者之慨

方齋子小像贊

方齋子既不遇時退而躬耕龍溪之上廿閱歲矣括蒼丁石泉為作小像觀者失笑謂為切似友人宮寀氏毅齋為作贊曰

長鬚矐身高帽古服歌黃鵠於天際友白雲於空谷靜觀約處躬耕稼以自娛讀書修身忘年歲之不足石泉生繪筆固為逼真毅齋子贊辭亦其實錄也

題畫贊雙壽

徂徠之精姑射之英揚奇吐秀飽歴霜氷材堪棟梁實可鼎鼐老幹峥嶸羣卉莫逮雨露與滋金石與貞不知歲年閱三千齡

十四駿圖贊

坤貞賦性中央禀色百鍊精金鑄此奇特竹削雙耳鏡懸兩瞳是古乘黄天閑之龍

崑崙玉兎氷窟雪猊西域異産骨竦神奇宵行有輝映月同色甫也詩中名照夜白

炎方之靈火龍之精噴霞吐電閃爍晶熒名同赤驃氣凌騄駬奮迅超驤雲蒸霧起

玄玉兀律黑雲蒙茸瀠河之津躍出烏龍噴薄生風超騰滅影八極周遊千里獨騁

天閑上乘偉此蒼龍貢自月氏生從太蒙碧玉削蹄青雲被體延首高驤志盻萬里

翠文紛敷連錢硯磂班如璨如匪絺匪繪朝晷扶桑暮超西極振鬣雄嘶萬馬辟易

星精間出渥洼幾見清霜被縞白雪綴練雄跑蹴地長

鳴振空千古名驥玉花之驄

豹脊虎軀赤喙黑身古有騕褭馬中之神遊龍在霄脱

兎在野奮迅騰驤一日天下

猛烈咆哮翩虎伏貙天生神勇超絶等夷围人力制汗

浹肩背縱其驅馳踏遍宇内

西域之精天地勁氣百鍊千錘鍾此奇驥鑌鑄脊膂銅

削肩蹄蹴踏荆榛千里獨馳

非白非蒼與兎一色黄銀所鑄天禀異質長脛偉臆傑
相雄姿凋步高衢天閑之奇
匪玄匪黑若鐵若栗望之葳蕤紫雲毹毲無翼而飛追
風逐電八極匪遥千里倐遍
渠雪濛汜嬉遊桃林微瀾潤色落花滿身乘雲超驤追
風蹀躞俶儻權奇天閑表傑
氷崖所産雪皎霜華偶從梅塢染此玄葩素質黑章彪
炳潔潤豪逸權奇獨稱神駿

文簡集卷四十二

文簡集卷四十三

明　孫承恩　撰

論

王通論

世之論王通者多不滿何也嗚呼未易言也自孔孟不作而世無真儒然天下猶知尊仁義排異端斯道未至於淪滅澌爐者固以荀卿董仲舒揚雄輩區區祖述之

功也逮三子者既沒沿魏而晉而六朝所謂學者不過纂組語言以為工至其立身行已者亦皆蕩然無有拘檢不知視吾道為何物而佛老二氏又猖狂恣肆於其間極獘大壞未有甚于此時者而王通氏乃能慨然以興起斯文為已任特立獨行不溺于世俗所尚通真豪傑士哉雖其所造未敢躋之古之聖賢然較之荀揚有過無不及董仲舒號醇儒以通之開爽明達視仲舒所得多矣今觀其中說一書固其學術所寓又何其明白踈

暢宏博淵深徵諸六經葢亦無大悖者至其出處之際亦庶幾焉規循矩蹈通可謂儒者矣特其厚於自許致人有僭擬之議然仲尼嘆未見狂者若斯人者將不得為狂者歟論者乃遺其大而徒屑屑於其細其亦少恕矣乎使斯人而得用於世則臯夔事業庶幾可復使斯人而得遊于洙泗之間則其造詣當亦不在游夏後宜不止此而已也而竟止此余惜之作王通論

禮樂論

昔者甞讀蘇洵氏之論禮樂每稱聖人之權噫豈其然哉夫禮樂何為而作也聖人所以法天道本人情而作者也天有自然之禮樂人心亦有自然之禮樂聖人者特因其自然者以制作之固非出於私智臆見以誘人之從已如蘇洵氏之所云也是故乾尊坤卑高下定位陰陽翕張化生萬物天地自然之禮樂固如此今夫人雖至愚然其心亦必有所敬亦必有所樂固非塊然無知者此人心自然之禮樂也天之禮樂昭著而呈露人心

之禮樂貫徹而流行而何俟聖人紛紛之制作為生民之初無尊卑貴賤之别也惟無别則無所統率而相淩相敓之患生其良心之敬雖未盡泯滅然不足以勝其自尊自貴之私則必相尋以入於亂此固聖人之責也於是因乎天之高者以詔人曰此君之象也制而為君之禮因乎地之卑者以詔人曰此臣之象也制而為臣之禮其法君尊而臣卑君貴而臣賤君逸而臣勞君役使乎臣而臣受役使于君君高拱於上而臣俛首屈膝於其

下曰此禮也悖是者且獲戾夫人既有恭敬之良心而復有禮以防之由是相率而信焉守其制而不敢踰越焉今夫人即有悍逆頑戾者苟使其立大廷之上以觀夫跪伏拜揖之儀其心未有不肅然起敬者此固聖人節制天下之大道也禮作則分嚴嚴則竦竦則離離則民將無所聊其生聖人有憂焉於是取乎陰陽之翕張風雷之鼓動山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悲鳴吟嘯夷猶長育衆竅之呼吸往來倡和者以制為五聲六

律八音之樂以宣風氣以暢幽滯以消欝結颷之於恬愉平淡之地納之於包含廣大之中至和之氣鼓舞而動盪是故聽之者心悅聆之者心喻犁然而契渙然而悟悲者以喜憤者以平滯者以散熈然陶然忘其局促奔趨之苦順其生長養育之樂聖人感名天下之大機莫有先於是者禮以嚴天下之分樂以合天下之情分嚴則不偕情合則不離而天下其治矣乎嗚呼聖人之道得禮而尊得樂而親彼蘇氏者不知聖人制作之本

始而徒見人之尊親乎聖人為聖人禮樂所致遂曰此聖人欺誘天下之術也何其陋哉蘇氏不足言也大儒如東萊者其論禮樂也亦曰聖人所以為己謀嗚呼聖人奉天命作生民主思以弭其亂而安其生大公至正初非以利己也而云然不亦淺之乎窺聖人哉余是以知君子之不可茍於立論也

刑賞論

人君操御世之大柄以服役奔走乎天下慎無自失其

柄也刑賞者人君御世之柄而所謂失者非必太阿倒持政歸臣下而後為失也凡其用失其當有罪者失刑無功者濫賞而無以盡乎天討天命之實是亦自失其柄而已耳嗚呼率是道也則刑賞不足以為天下勸而其獎且將至於廢弛褻易欲人心之帖帖也難矣夫人主以眇然一身而寄乎億兆臣民之上其勢本孤而所以臣服乎天下雖智勇英傑之士亦匍匐俛首而不敢傲焉者賴有此耳而人主乃不善用以順人心使人皆嚚

乎其不服腹誹而口訕甚之積怨名怨則危亡之禍可立至也嗚呼其殆哉是故刑以懲罪不可淫而尤不可縱也賞以報功不可吝而尤不可濫也故隕霜不殺菽春秋書之以為失刑之喻而韓昭侯惜一敝袴以待有功誠以人主之所用以激勵乎人心者誠不可不慎也今之世儒泥古而病予說者孰不曰人主好生為德吾惟知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而已予之言刻薄之論也嗚呼天下事孰非為此世儒之說所悞乎善言治者必因

其時善法古者必通其變夫罪疑惟輕固也然所謂惟輕者亦云即其輕重之可疑者耳若夫負天下之大戮斷斷其顯著者固亦在所恕乎功疑惟重固也然所謂惟重者亦云即其功之輕重之可疑者耳若夫無尺寸之功或且至於憒事者固亦在所與乎葢人主之有賞刑猶天之有寒燠是故寒燠正而後歳功成刑賞明而後治效著天不可以非時而燠則人主之賞亦不可以濫也天不可以失時不寒則人主之刑亦不可以縱也

此理葢亦較然矣故如世儒之說則惟其刑之不輕而賞之不重如予之說則不患其刑之不輕而惟患其輕所當重不患其賞之不重而惟患其重所當輕其要亦隨時以求其當而已耳嗚呼天下向背有大機顧人主所以導其機者何如耳自非識時之俊傑孰知斯言之為當而果非刻薄之論乎

房杜謀斷相資

公天下之志而後能同天下之心同天下之心而後能

成天下之事天下之事未嘗不成於同而敗於異而天下之心亦未嘗不同於公而異於私予嘗恠世之挾偏見小智而自以為是者弗容人操一辭於其間以分其美而彼有創立新異者亦不肯襲人之見以為是各執其說彼此角立爾我相形其弊必至於債天下事而不可救藥私為之害也是以古之大臣公其心以處之葢公則同同則相須共贊吾見之有未定必資人以決取舍而彼於人謀有同於我吾即是之固不敢立異說以

矯之也嗚呼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大臣之謀國顧不當如是哉余嘗讀唐書至房杜贊謀斷相資未嘗不掩卷三嘆也然竊嘗疑之夫事機之來也固有一定之是而豪傑之士固不殊於所料固無所謂能謀而踈於斷亦未有能斷而短於謀者何房之必有藉於杜而杜之不能自用也哉葢人之才性恒苦於不齊故就其所長亦不能以不異是故精於謀者極深研幾而嘗有遲疑慎重之意故非斷則不行善於斷者明敏果决而每有簡

畧之意故非謀則不起是二者之相資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人之情常喜於自用而恥於相下唐虞師師相讓之風其不作也久矣孰謂房杜而有是耶是故大臣者身天下之任其成敗禍福在謀之臧否不可以易也房杜知天下之事萃於我吾但知成天下之事盡心以相與屈已以求助天下之事無不得其理吾之職始稱而庸計夫美之不出於吾哉借曰不然則不惟不足以相須其不至於擠排傾陷非毀阻抑者幾希矣手足之在

人也不同於用而同於為身操舟者不同於所事而同於濟難車之有輔馬一缺則顛躓隨之房杜葢有見乎此矣彼牛李輩何為者哉卒以禍身而殃國豈不可鑒乎盛哉房杜之用心其所以光輔太宗以造成有唐三百年之業夫豈偶然也雖然房杜固賢矣而用房杜者則太宗也太宗能悉心委任故二人者得以深自結納而無嫌若後世朋黨之疑作則二人者且不能安其位而又何功業之可言哉吾於是而又知太宗之所以盛

陸贄不負所學

以平時之所自立而敢酧於古聖賢之訓君子之自信亦明矣聖賢之訓垂萬世人孰不學也然其所以為學者皆以立身為大自夫見之不明守之不固者苟且遷就洪㴱依回而其所以自守者已隳疇昔所學謂何而乃如此則不亦大有媿乎唐之陸贄何如人也吾想其當王室搶攘之時所事者猜忌之德宗所與共事者憸邪之延齡而贄也以一身為砥柱而立乎其中而乃欲

志行而道用亦已難矣夫當時勢之難而欲責其行義達道之言士窮節義之訓此固三代而下之所甚難者也然贄也方且不敢以時之難勢之難自阻諄諄然以忠厚仁義之說日陳告於其君欲以興王致治以挽回太宗之舊業志亦偉矣想其拳拳一念百折不回而利害榮辱悉置之度外斥奸佞進忠直建明論列無不自其所學而推之不敢少有叛背以為名教之累其大節不亦可觀也哉是以當夫忠州之貶所以語人者如此

彼葢謂吾之所以自盡者但知如是而已遑惜其他彼誠知夫幼之所學所志者在是而不可以古聖賢之言置諸無用之地所以致君而澤民所以救時而行道凡其所以自立欲一一有以酬之而利害榮辱誠不足以動其中者故其言論之際明白慷慨而一毫之疑無有是誠可以鑒天地質鬼神其誠有以自信矣不然吾恐其當流離之時阻喪掩抑之不暇而尚何能為斯言也哉予抑有感矣古之君子其未仕也有定志而既仕也

有定守彼其莘野傅岩其所以抱負於平時而設施於一旦者蓋可見也敬輿之在當時其學問之所得淵深粹博見於奏議不可誣也夫以其疇昔之所學者如是而乃忍於負之則豈贄之志哉知之明而守之篤此其所以為一代之偉人也歟吾獨惡夫後世之從政者方其螢窓呫嗶孰不以古人自期待至夫爵祿一加利害稍有涉於身者則善避巧趨舉其平生而盡弃淪於脂韋乾沒而不顧也是豈獨聖賢之罪人哉是亦贄之罪

人也愚雖不敏亦欲學敬輿之學者敢不服膺斯言以終身

三晉

三晉之命司馬氏胡氏之論明且切矣然未有所處也夫謹微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名分之守亦豈區區𭧂惜可以折姦雄而正王章也哉考之是時三家猶未請也即使請而天子弗許勢必自立於是天子莫如之何遂置而不問乎而曰其有桓文者以正其罪亦晚矣三

家無王之罪大矣不請自立與請之而立皆天討之所必加固不得以力弗逮而遂已也天子天下之義主卽使有桓文者正其罪則征伐之權已非天子出矣夫晉世有大功於周非他國比而三家滅之王室之痛憤宜何如也當是之時周雖弱而同姓之國若魯若衛若曹若滕諸國猶有存者天子果能聲大義以詔之上述親親之誼中述文侯重耳悼公夾輔之勤下述三家僭竊之罪而激厲感發之曰其輔予一人同恤宗國之難亦

將以雪諸昆季之恥夫莊王以私怨伐鄭非天討也從之者且三國則此以義舉誰不響應者由是以正三家之罪求唐叔之後而立之則王靈可振而周庶幾復興矣此實天下一大機會也今不惟不能然而且命之天下諸侯覘王室之無人氣勢之日以萎也益將易而侮之惟所恣肆而莫或憚焉凌蔑亦何所不至哉或曰周室之微久矣惟其隱忍取容故猶得寄空名於上而文武成康之祀賴以不墜苟弗自量力而輕率取敗是自

速其亡也嗚呼天下之勢不進則退涉風波者肅衆心整帆楫操敬慎以往猶可以濟苟畏其不可犯委弃於中流而任其所之則有淪没而已咽以癭而廢食法必割而去之庶可以生苟疑割之或死而以猶能少食為可暫活卒亦死耳即未死尚得為全人乎夫周家以仁厚立國其培植厚矣惟後人弗克自振諸侯之强者得肆淩蔑然文武成康之澤之在人心誰能忘之且以積衰久弊之餘而一旦赫然振勵天下人心固已改觀易

聽文武成康之威靈儼然如在雖有強悍如秦楚亦將恐天下忠臣義士起而誅我而且帖然伏矣而可謂自速亡耶天下之事無難易要在勉強而已不自勉強而直曰弗能委靡退縮付之於無可奈何為偷安自全之計然勢必終有所極循是以去亦將何底止乎周自後雖猶纏綿百數十餘年然日益削弱低眉俛首奄奄如九泉下人兢兢然專為求媚取悅惟諸侯意而不敢少拂逆之文武之耿光大烈遏抑殆盡為先王辱甚矣而猶

僅以保一隅之地而曰前人之業猶弗墜也烏覩其弗墜哉然後知晉之既東宋之不北皆坐是以墜厥命為千古英雄笑悲夫

商鞅變法

世之論商鞅者多以秦之速亡皆鞅之罪予竊疑之至是則信其不可以末減也夫鞅之法何法哉刼制之術也刼制之術猶盜賊禦人於國門之外而奪其貨而人莫之敢違也商鞅之法雖容而以告訐為本故其言曰

王者用刑於將過則大奸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是以為法告姦與斬敵同賞匿姦與降敵同罰何其酷也由是為秦民者凜凜乎如在虎狼之前鋒刃之側雖親戚兄弟亦相忌不保也彼鞅者豈不自謂得治安之要哉然而豪猾之民得以鼓翼奮袂趨上所好以要功利勢將無所不至而善良不能自强者益無所容屏伏慴息且有時日曷喪之怨者矣夫其豪猾之喜功好事固足以致治强而循是不已亦易以亂而孱弱者

之莫立也思欲得父母以嘔哺之强者易亂弱者易離則秦亦何得久存哉嗚呼先王以道德治天下仁義禮樂之教淪肌浹髓民日遷善而不知歡忻怡愉相安於無事之域雖歷世久遠而其綢繆固結者不可解也商鞅以刻薄小人之資謂民之可以力刼而國之可以强持也尚法律厲刑威所謂道德仁義者無毫髮矣其立國如此則既無以為固結人心之本而其尚功急利抑弱右强實教之亂雖以富强并天下而民日益偷俗日

益壞亡不旋踵豈非千古之永鑒哉

孟子出處

軻以顯王十二年至魏至某年始去葢在魏凡十有九年而魏不能用也彼其於欺罔之張儀方且甘心委順受其愚矣若童豎然至於軻則畧不能行其一語葢始焉利國之對以至雪恥之問皆魏君所謂迂濶者而不知迂濶之言足以致王也然軻道既不合方且遲遲至魏君死後去是時魏且多事秦人攻伐無已儀秦遊說

皆在是時而三四答問之外未有聞焉豈以言不見用不復有言耶抑所言者不著耶軻嘗以士而託於諸侯為非禮其久處於魏何也先儒謂軻未嘗受祿特以道義居賓師之位為國人矜式而魏君亦能養賢者故得從容於進退士不知此而徒欲苟祿以自贍則誤矣此聖賢出處之大者故不可不著

魯仲連

仲連不肯帝秦其志甚偉而其言亦明且切矣惜乎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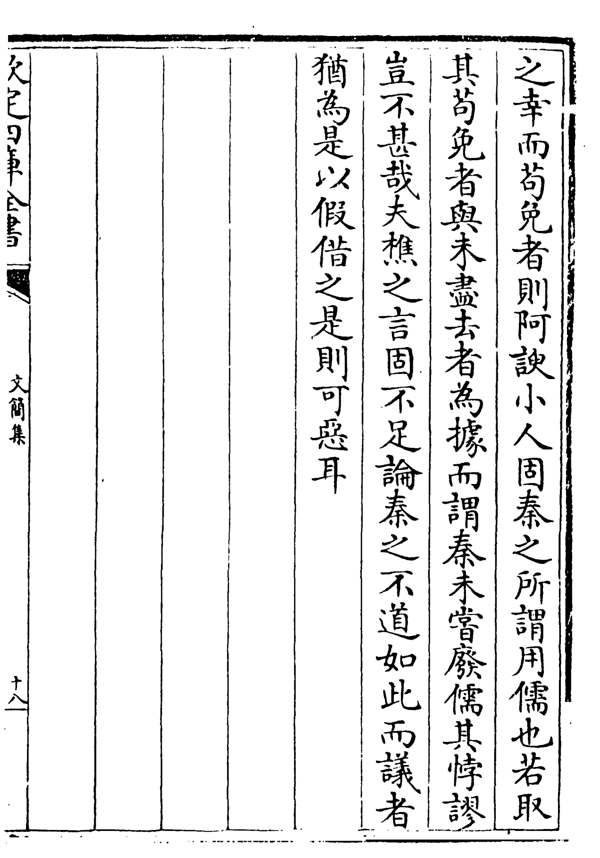
但以利害言而未及天下之大義也必曰秦國雖彊然
與列國等周臣耳天王在上勢雖微弱而文武之德澤
猶在人心列國肇封之所自不可不知也即使秦自帝
尚當聲大義以問其罪而柰何共尊之天下固無兩帝
之理尊秦矣則置周天子於何地夫帝天下者必以聖
德得天下歸心詎可强據其名而已也秦而可帝誰不
可帝者且秦豺虎也而列國猶各自民其民故被秦之毒
猶淺一旦據尊號宰制天下吏滅諸侯其恣肆勢將無

所不至天下之民何罪哉列國不能自强而乃為是取媚以求暫免連不忍聞也必欲帝秦則寧蹈東海死耳豈惟獨連天下義士亦將奮袂長笑背而去之矣焉能俛首事無道秦哉如是庶幾大義猶不泯滅而秦聞之亦知天下之不容且媿而少阻而連不及此但謂易諸侯大臣與所愛使女子媵妾為諸侯姬妃且懼衍以將不得故寵則又末之甚者矣豈仲連但為策士之故其見僅止此而已乎

秦儒

坑儒之事桀紂所無也秦不用儒亦章章矣而妄儒如鄭樵者乃欲為諱樵之言曰秦未甞廢儒也陸賈酈食其皆秦人物叔孫以文學待詔陳勝兵起二世召博士諸生議則秦固用儒與經學矣嗚呼悖哉斯言其不深考而妄為議論也夫樵之言固然陸賈酈食其雖秦儒而未聞用於當時也叔孫待詔數年獸畜而已樵必以當時天下盡絶儒類無一挾策呫嗶之士與朝廷之上

悉盲不知書而後為廢儒乎考之秦之博士雖用儒者然亦雜矣博士而有占夢等名位則當時多方技流耳陳勝之議引經義者輙下獄而叔孫以佞獲賞如是而云用儒與經學其可哉樵又曰始皇所坑特一時議不合耳夫樵之意豈不謂所坑皆是議勝廣之徒餘儒固無恙諸生以謗議取怨者固無足言而四百六十人則何罪也始皇曰以妖言亂黔首嗚呼秦事法律土苴仁義既廢所以載仁義之說者而復於誦習之人并除滅



之幸而苟免者則阿諛小人固秦之所謂用儒也若取其苟免者與未盡去者為據而謂秦未嘗廢儒其悖謬豈不甚哉夫樵之言固不足論秦之不道如此而議者猶為是以假借之是則可惡耳

文簡集卷四十三